

60華誕 1949-2009



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接受本報專訪，暢談建國60年發展及香港未來的角色 (林良堅 攝)

唐英年

願港人為國貢獻再上新台階

的中國心

由百廢待興到走向繁榮富強，新中國成立六十年，寫下不平凡的歷史篇章。在香港各界慶祝建國六十周年之際，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，國家有今天的富強局面，值得所有香港市民自豪與驕傲。身為香港人，懷揣「中國心」。他指出，香港的命運與祖國休戚與共，未來發展不能只顧自身利益，必須建基於能否對國家作出貢獻，才能更上一台階。「香港應該有信心、有決心，在未來國家發展中扮演一個更積極的推進角色。」

本報記者 潘江鯤

六十年彈指一揮間，從無到有再到繁榮富強，走過不平凡的偉大歷程。作為特區政府主要官員，五十七歲的唐英年幾乎與共和國同齡，家鄉在上海，成長在香港，負笈海外後報效家國，幾十年的經歷令他對國家的發展有着更深刻的體會。

全球都朝着中國看

「新中國建國六十年，初期無論是內地還是外地，應該說，是充滿挑戰。但近幾十年尤其是改革開放後，我們可以看到國家漸漸由解決人民溫飽，逐漸走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，然後走向富強，人民生活一步步好起來，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不斷提升。尤其是去年國際金融風暴後，全球經濟亮點轉向中國，全球都朝着中國看。有今天的成果，身為中國人，實在值得我們感到驕傲。」

身為特區政府官員，過往每到一處地方，唐英年都會盡力向外國朋友介紹國家的發展與變化。他相信，國家向前發展的趨勢不會停頓。「這種發展道路不會停，國家會越變越好。方向也不會變，走了幾十年，證明很好。我也有信心國家在可見將來會成為第二大經濟體，並與大國平起平坐。無論是經濟上的發展，還是社會上的發展，我相信這是發展的道路，會一直走下去的。」

香港回歸祖國十二年，對國家的進步感受尤深。站在這一重要歷史時刻，很容易聯想到香港的未來。過去曾有一個很流行的看法，認為香港的發展是建基於國家的落後與封閉，故此香港角色也快要完結。對此，唐英年並不認同，他相信國家未來必定美好，香港未來也會如此。

港有經驗推動三產

「我會由一個宏觀角度看，香港的優勢不會喪失。隨着國家的發展，香港未來的角色，應該可以定位為「國家主要服務中心」，以一個提供高端服務，如金融創意產

業等一些高端服務的地方。」他解釋說，以目前國家的發展方向而言，整體產業布局將會是按「優化第二產業，加快第三產業」目標前進。因為參照世界上已成長經濟體系，第三產業都佔十分大的比例，但現在內地只佔百分之三十多，相對較小，但國家經濟若再上一個新台階，發展第三產業是必然之路。在這方面，香港既有技術又有經驗，未來的機遇就在於此。

服務業拓展按部就班

「過去數十年間，香港的角色是作為一個為內地提供所需服務與資金的地區。一如改革開放初期，國家想發展工業，而香港在此方面正好有優勢，所以兩者有一個很自然的互補關係……但這需要一個過程，比如說，在香港做服務業的，不要想一下子就覆蓋全國，先要做好廣東，廣東有一億人口，用廣東做平台，再輻射內地。即是說，由七百萬，到一億，再到十三億人口。是一個這樣的視野。」

早前上海要建金融中心的消息曾引起廣泛討論，有人擔心香港的優勢會被取代。唐英年對此認為，香港人從來不缺缺乏憂患意識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要有信心和拼搏精神。「你不能期望內地會停滯不前，或者香港也停滯不前，但國家這麼大，為何香港人要對自己沒信心呢？大方向遠景看到了，要有這個信心，和你競爭我會贏，但不代表你會輸。」

港可扮演積極角色

唐英年表示，過去六十年的發展體現出，香港的命運與國家休戚與共，而未來亦是如此。「國家未來的發展會穩步向前，香港應該有信心，也要有決心，在未來國家發展中扮演一個更積極的推進角色。而香港未來的發展，要取決於是否對國家發有一定貢獻，而不是只看自己的利益，而是找到自己哪方向對國家整體可作出貢獻。」



▲八月在汶川縣水磨中學香港特區援建部分揭幕儀式中致辭  
▼唐英年大學畢業時與父母合影



報國家訓 影響至深

唐氏三代人的經歷，可謂共和國歷史的縮影。唐英年祖籍江蘇無錫，祖父是著名愛國實業家唐君遠，父親唐翔千亦是改革開放後首批到內地投資的實業家。唐氏經歷抗日、建國、開放三大階段，愛國之心始終貫穿其中。唐英年在香港出生，新中國成立後的五、六十年代他經常回家探親，聆聽祖父教誨。祖輩的言傳身教，對他影響至深。

出身紡織世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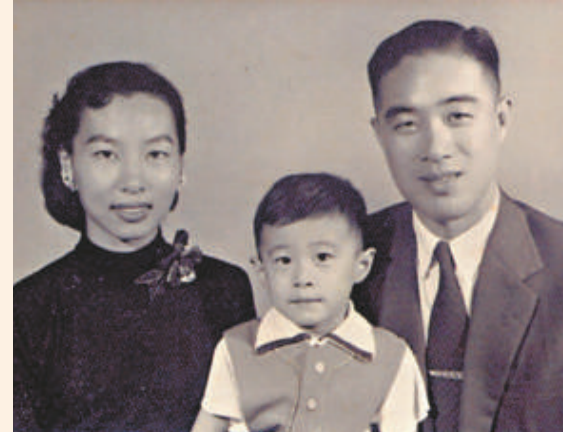
唐英年出身自紡織世家，幾代人都都在江浙經營紡織。祖父唐君遠畢業於東吳大學，承襲父業，為人正直；抗日戰爭期間，他誓不與日偽合作，工廠被燒，人陷牢獄。解放後，唐君遠積極參與政務，曾任政府委員以及上海市政協副主席等職。父親唐翔千早年留學美國，後在香港創辦紡織廠，改革開放後打破禁忌，率先到深圳新疆等地設廠。

唐家有「家訓」，簡而言之，就是對國家民族的承擔。唐英年對此印象極深：「我爺爺在內地做紡織品生意，解放之時他曾經來過香港一段時間，也拿到了香港身份證，但最後他還是決定不住在香港，返回上海，因為他希望可以在新中國繼續為祖國作些貢獻。當然，返回之後所有資產都國有化了，但爺爺也繼續在廠做經理，繼續工作，雖然不是為自己賺錢。」

父首用國產棉

到了唐英年父親一代，並沒有忘記家訓。「我爸爸在香港建立紡織品生意後，他也經常到內地去的。他是第一個用國產棉花，之前別人用美國、巴基斯坦棉花。在七十年代初期，他透過華潤公司進入內地，希望多用些國貨。那時我在外國留學沒有進去，他回來說，內地生活很困難，例如從未見過有五瓦的燈膽，情況很差。我們也覺得，情況相當差。但他一路堅

持用國棉，就是希望能做些什麼。」唐英年雖然在香港出生，但經常隨父母回內地。憶及小時候回上海的經歷，他說：「其實五十年代就回去過，很小時就經常和母親坐火車去，我太太也是在那時認識的。六十年代初期，我記得我在上海住了整整一個暑假，那時還要糧票，見到很多人排隊買糧油食品。我只是「文革」那一段時間沒有回去。」唐英年記得，小時候爺爺對他的教誨，儘管那時「細路仔」未必體會得到。長輩以身作則、言傳身教，在這樣的環境熏陶成長，唐英年對國家自然有着很深的感情。在接受訪問中，他說：「現在看到國家一路以來的轉變，其實是最好的愛國教育。每個國家在其歷史、發展上不可能永遠欣欣向榮，一定會遇到挑戰。但有今天的成就，我們都很開心。」



上世紀五十年代，唐英年（中）與父親唐翔千、母親唐尤淑圻合影



唐英年今年四月率領一個經貿團到廣州和佛山市考察

中國變化外國友人感受大

唐英年加入政府之後，每年都要出席眾多國際會議或大型活動，多年來接觸不少外國政要。唐英年說，以他個人的經驗，從事貿易的官員最容易感受到中國的進步，而看法亦是逐步趨向正面。這證明，通過接觸與溝通是可以化解許多誤解的。

從一九九一年成為立法局議員後，唐英年先後成為行政會議成員、工商及科技局局長、財政司司長，廣泛接觸不少外國政要。他的感受是，這些官員一路是趨向正面，雖然挑剔永遠都會有，例如從最初對中國抱有懷疑態度，或者質疑「一國兩制」能否真正落實等。但通過時間與事實去證明，疑慮逐步消除。

「我做了工商局局長後，有很多機會見到外國的貿易部部長，他們經常問我，因為知道我的背景，由改革開放

後已進入內地，他們很多時候很主動來跟我傾談，想了解更多。我也會跟他們分享，內地幾十年來的發展，內地有目標有方向，有一套方法，一步步去行。」

唐英年就一些具體事例分析，去幫助外國政要對中國有更深入的了解。他當時所接觸的一些部長級人士，現今不少進入更高的領導層。例如當時還是美國貿易代表的羅伯特·佐利克，現在已是世界銀行的主席；時任歐盟貿易專員的帕斯卡爾·拉米，如今已再度連任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。

「他們當時經常和我聊天，想對中國有多些了解。他們一路對中國了解加深，現在對中國的態度相當正面，也會更加明白中國今日的發展，以及未來路向。」